

● “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刘
利
著

适者永存： 华莱士的“灵学”进化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适者永存： 华莱士的“灵学”进化论

刘
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适者永存：华莱士的“灵学”进化论 / 刘利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ISBN 978-7-5203-1025-3

I. ①适… II. ①刘… III. ①进化学说—研究 IV. ①B56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87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5
插 页 2
字 数 192 千字
定 价 6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郑文堂

副主编：张加才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包泉	王秋月	王洁敏	王洪波	王润稼
王鸿博	史仲文	曲 辉	朱建平	刘志洪	刘 利
刘喜珍	李亚宁	李志强	李 肖	何海兵	张茂林
张治银	范丹卉	林建华	周守高	荣 鑫	姚彩琴
秦志勇	袁本文	钱昌照	龚维华	尉 峰	谢毓洁

总 序

学以成人 经世致用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宏愿，早已成为现实。特别是随着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运用，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似乎更具有“认识你自己”的外在条件。然而，物质生活的日益富庶与精神修养的相对贫瘠、社会生活的无限扩张与人和自然关系的持续紧张、民族国家利益本位潮流的涌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艰辛……都预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实际上，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重大跃迁，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学以成人、经世致用”，今天仍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学以成人”，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命题，按照主流的解释，就是如何在为学的过程中成就人自身。这个问题延展开来，无疑具有普适的意义。人类如何发现自身的价值、定位自身的意义、成就人自身？应该成就为什么样的人？成为“圣人”“神人”“至人”，抑或君子、绅士、公民？如何界定好一个时代的理想人格？人类如何“知人”？如何“成己”“成物”？如何处理“知人”与“成人”的关系？中国传统上强调“为己之学”“闻道”“得道”，意思是为学的根本在于不断充实自我、提升自我，而不是“为人”，不是为了炫示于人、压服他人。这就需要“知道”“成道”与“行道”。那么，“为道”与“为学”又是什么关系？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进路吗？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还是下学上

达、豁然贯通?……无论如何,从追寻人之为人的原初本质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只可能永远在路上。

成就人自身与促进社会发展,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学以成人”也应与“经世致用”相辅相成。

“经世致用”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思潮,也是一种可贵的学风。它推崇学术的重要功能在于经邦济世、兴国利民。强调“求实”“博征”,要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认为“君子有志当世”,尤应“以天下为己任”,甚至提出“舍天下事更无所为”²“文章莫尚乎经济”,这些都是“经世致用”的重要表达。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经世致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当代社会的生动实践,把握好具有良好发展增量性的先进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的原生本根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有益滋养性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实现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相资融通,致思于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科学地治国理政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力,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

这套《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正是对“学以成人、经世致用”的一种尝试。祈望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推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作出有益探索和绵薄贡献。

郑文堂

2015年11月

目 录

前言 研究基础	(1)
华莱士在中国	(2)
国际华莱士研究概况	(19)
第一章 进化思想史背景	(33)
第一节 达尔文主义的困境	(34)
第二节 “非达尔文革命”	(42)
第三节 现代唯灵论运动	(49)
第二章 华莱士的“进化”之路	(54)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早期博物学研究	(55)
第二节 发现自然选择	(63)
第三节 华莱士事件	(75)
第四节 “达尔文主义者”的两难	(84)
第三章 进化论与唯灵论的综合	(93)
第一节 接受唯灵论	(94)
第二节 《倾向》中的自然选择	(99)
第三节 拟态与性选择	(108)
第四节 生育隔离的自然选择起源	(118)
第五节 人类进化问题	(125)
第四章 “人”进化为“灵”	(135)

第一节	“书评”中的自然选择	(137)
第二节	高级精神能力的进化	(147)
第三节	超级智能	(155)
第四节	进化的目的	(162)
第五章	灵学进化论的社会哲学后果	(171)
第一节	土地国有化问题	(172)
第二节	女性主义优生学	(180)
第三节	反对牛痘接种	(189)
2 结 语		(198)
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20)

前言 研究基础

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是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科学史上自然选择原理的“独立发现者”，华莱士在达尔文耀眼的光芒里若隐若现。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一边担当达尔文的“骑士”，坚定捍卫达尔文主义，一边却将进化论（evolutionism）与唯灵论（spiritualism）综合起来。在自然选择原理的基石上，科学进化论竟然变成了“灵学”进化论。在达尔文革命的浪潮之中，科学与宗教（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发生了这样一次独特的“接触”。

本书将论及此种灵学进化论的形成原因、思想脉络及其社会哲学后果。随后章节将于进化思想史背景之中勾勒出华莱士成长为博物学家—进化论者、触发科学革命、转向唯灵论以及运用其学说对诸种社会议题发挥影响力的思想轨迹，着重梳理进化论与唯灵论在他手中合二为一的理论细节，并揭示出他“不得不如此”的观念动力与逻辑机制。

为使书中的讨论更为有效，在将考察焦点对准华莱士本人之前，有必要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既有基础做一番

了解。

华莱士在中国

华莱士的名字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早在清末民初，就有他的专著译本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入中国。伴随着《自然辩证法》在新中国的通行，误入“神灵世界”的自然科学家华莱士成为恩格斯笔下著名的反面教材，并曾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界引起比较广泛的讨论。作为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及点燃达尔文革命导火线的人，华莱士在科技读者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国内关于他的专题研究还不够系统，他在科学、灵学、社会评论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基本上都没有完善的中译本，国外华莱士专家的研究成果也鲜有引介。与达尔文（Charles Darwin）相比，华莱士在中国得到的关注还相当不够，偶尔出现的关于他的介绍性文字，与他在漫长一生中涉足诸多领域、留下大量著作的现实情况很不相称。不仅如此，在达尔文革命中围绕达尔文周围的其他关键性人物，如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赫胥黎（Thomas Huxley）、海克尔（Ernst Haeckel）等人的专题研究也相当有限。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文世界对进化论的理解还停留在以达尔文为主线的初级阐释阶段，处于国际“达尔文产业”的一个边缘地带。

华莱士原始文献的引进与传播在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清末民初的早期，“文革”前后的中期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近期。

（一）早期：清末民初

1904年，也就是“光绪甲辰年”的五月，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印出了华莱士1898年《奇妙的世纪》（*The Wonderful Century; Its Successes and Its Failures*）一书的中文版节译本，译名为《十九周新学史》，译者不详，由上海基督教与常识传播学会出版。华莱士原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成功”，回顾了19世纪欧洲科学技术在器物层面的蓬勃发展；第二部分为“失败”，对物质文明繁荣昌盛的背后欧洲社会在精神层面的没落做出了批判，其中特别指出了颅相学（phrenology）受到忽视、催眠术（hypnotism）与心灵研究（psychical research）招致反对，而接种疫苗这种“错觉”与“罪行”却广为推行的社会“不公正”倾向与军国主义、贪婪掠夺一样是对人类文明的诅咒。《十九周新学史》只译出了“成功”这一部分，而略去了“失败”的部分，可以说是删减掉了华莱士笔锋的重心所在。但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形势下，这样的译本对于国人更具有“开眼看世界”之功效——先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师夷长技以自强”，而暂且罔顾下一阶段可能面临的复杂问题，并非难以理解。全书附有一篇很短的“华莱士传略”，简单介绍了“华莱士”的生平，主要评价了他发现自然选择原理的贡献：

氏生于一八二二年，为英之孟冒县人，初为工程测量师，于一八四五年，肄业生物学校，考察阿玛森河上源，于马来群岛，探采动物者八年，其时氏尚未知达尔文发明物种由来之说，氏已考获天择之理，但

未用天择字义耳。^①（清末民初文献的引文原文为繁体，标点亦为引者按现代阅读习惯所添加，下同）

“传略”还分类列出了华莱士的几种代表作，对于他在1875年出版的灵学专著《奇迹与现代唯灵论》（*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Three Essays*），也略有提及：

4

氏著作甚富，关于地理者，有阿玛森河尼格鲁河游记、马来群岛考、澳大利西亚考，于生植物，则著有阿玛森枣树考、地球各带生物论、热带生植物考、海岛生植物考，外有天择理论、达尔文论辩，复有新奇之事与近世神学说，是书所持说，为诸格致家所不逮。^②

其中所谓“新奇之事与近世神学说”即为此书，传略作者对它的评价是正面的。可以看出，当时国人对华莱士主要科学贡献的把握还是准确的，而对于他的唯灵论倾向，也持一种包容甚至是敬仰的态度。但这种最初的引介工作是粗糙的，译本中不乏常识性错误，例如“生于一八二二年”应为生于1823年，“肄业生物学校”，应为肄业拉丁学校，“阿玛森枣树考”应为《亚马逊的棕榈树及其用途》，作为基本资料是不够精确的。

民国期间，又有三种华莱士著作中译本问世，其中包括1910年《生命的世界》（*The World of Life: A Manifesta-*

① [英]华莱士：《十九周新学史》，上海基督教与常识传播学会版，上海华美书局摆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印，1904年，第1页。

② 同上。

tion of Creative Power, Directive Mind and Ultimate Purpose) 的两个译本, 以及 1869 年问世的《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的第一个汉译本。从《生命的世界》副标题“创造性力量、指导意志与终极目的的展现”中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部具有神学色彩的著作。实际上, 华莱士在该书中将唯灵论观念全面推广至对生物进化历程的整体把握, 将宇宙理解成一个本质上是“生命活力”运动发展着的有机整体, 从而实现了“自然选择”与目的论在进化理论中的兼容。这一点在当时西学东渐中日趋式微的传统儒家学者看来, 是颇值得认同的。

《生命的世界》第一个中译本译作《生命世界》, 1913 年由上海广学会及基督教文学学会出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作者译作“华丽士”, 全书由英国人莫安仁 (E. Morgan) 口译。此书附录曾任山西巡抚的教育家丁宝铨的序言, 对于今天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国人接受华莱士思想乃至一般西方思想的情况是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序言中的观点体现出中西碰撞、思潮激荡的年代里中国儒家学者看待华莱士灵学进化论的大体态度, 本前言将其全文摘录如下:

生命世界序

万物之生生化化, 皆有天焉, 以宰乎其中。西儒中儒, 立论虽殊, 理则一也。吾中国向无生理学专书, 其散见于古籍者, 《诗》与《尔雅》, 摭采尤繁, 然大都罗列其名, 而不能通其繁育之故。《山海经》

为拾遗博物洞冥述异各书之祖，其于宇宙山川之神禽怪兽，灵气游魂，铺张恢诡极矣，然其言多闳诞不经。独庄周所著书，于野马尘埃，螭蛄朝菌以及青宁程马之生，鱼之传沫，虻蛄之风化，其于化化生生之理，一再及之。然亦寓言十九，凡所谓道在蝼蚁、道在秕稗、道在瓦甓者，大抵荒唐之词，未可据以为典要也。西儒生理学则不然，凡有生机而无知觉运动者，均谓之植物，区其类则有园艺、野生、浆果、壳果之不同。凡有生机而能知觉运动者，均谓之动物，区其类则有脊骨部、圈节部、柔体部、肖植物部之不同。千九百九年，英伦博物院调查而列表，世界植物，得十三万六千余种，世界动物得六十六万五千余种。以视吾中国旧说，强分毛羽鳞介倮，各为三百六十属以附会周天之度数者，其疏密不可同日而语矣。顾同一生理学，而其学说又分为格致、宗教两家。格致家之言曰：生命之初，殆由气水等所融化之质，组织而成一机关，其组织即系生命之本能，虽有变更，仍然完固，故其物由幼而壮而老而死，卒乃耗散而仍化为万物之原质，仍复生物以传其种，以永衍于无穷。宗教家之言曰：惟生命能组织机体，故先有生命后有机体，先有具大能力大神灵之造化，以操生命之原，而后有机之物，得以由生殖而遗传，由遗传而变化。于是乎两家之说，互相抵触而靡所折衷。英国华丽丝者，以宗教而兼格致家也，其所著《生命世界》一书，则谓物类之生殖力、遗传力、教化力，皆属宇宙间蹟奥之理，彼格致家谓细胞微点中，有自然发生之灵魂意志在，余非谓细胞微点中，无灵魂意志也，

唯于细胞微点外，尚别有充塞两间发育万物之灵魂意志，贯彻其中。此其灵魂意志，磅礴无垠，能使万物自无而有，自简而繁，自下级而高级，以成庄严完美之世界，恶得以生物之本能者概之？此书一出，学者翕然无异词，虽赫胥黎、斯宾塞、达尔文复起不能易其说也。莫安仁、许默斋二君译述其义既竟，督序于余。余于格致之学研究不深，于宗教少所心得，然窃尝证以六经之义，与通儒之说。如易所称天地氤氲，万物化生；礼所称天地之道，为物不贰，故其生物不测；宋周子所称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非即所谓细胞微点中，有自然发生之灵魂意志也乎？非即所谓灵魂意志，磅礴无垠，能造成庄严完美之世界也乎？然则是书既出，而生命无限，世界无限，灵魂意志亦无限。此理且满储于无限之天空，而永永未有已也，岂不懿哉！山阳丁宝铨^①

丁宝铨对中西博物学差异的理解是准确的，在肯定了西学相对于国学的优越性——“其疏密不可同日而语矣”之后，他依旧透过儒家世界看待华莱士“灵学进化论”对科学与神学的折中，并且同样给予了它相当高的正面评价。在他看来，华莱士的进化论不仅胜过中国古代零散、主观的生物学研究一筹，其对“格致”与“宗教”两家对立状况的调和更是克服了西学内部一分为二、“互相抵触而靡所折衷”的弊端，以至于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越了达尔

^① [英] 华莱士：《生命世界》，上海广学会及基督教文学会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13年，第113页。

文等人的进化学说。他所谓的“此书一出，学者翕然无异词，虽赫胥黎、斯宾塞、达尔文复起不能易其说也”，当然是有些夸大其词，当是出于通读译文之后的主观臆断，但他笔下的周敦颐—华莱士自然观之比较，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丁宝铨的序言体现出当时知识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前沿走向仍然是缺乏了解的，以至于对掺杂到科学思想中的伪科学因素不能有效分辨，反而倾向于依照传统非科学的文化标准做出同情式的理解。

1924年版《生命的世界》中译本译作《生物之世界》，作为“尚志学会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作者译作“洼勒斯”，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并附有“小传”。小传中没有提到华莱士涉足灵学的内容，只称赞了他自学成才的奋斗精神：

顾氏之为人，坚忍刻苦，好学不倦，卒能与四围之境遇战，而自成其学业，卓然为一进化论家，而得与达尔文氏并称焉。其博大名于天下者，非偶然已。^①

以及他在发现自然选择的优先权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高尚品格：

博士之人格，高洁伟大，亦可与达氏并称。当其发见自然淘汰法则，固未尝蹈袭达尔文氏学说，而为

^① [英] 洼勒斯：《生物之世界》，“尚志学会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页。

独自见到者，然博士不以此自矜其知，而以发见此理之名，奉诸达氏。就此一端，足征氏之让德，其人格为不可及矣。^①

这篇小传对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发现自然选择一事做了比较完整的简述，但总体而言信息量不大。对于华莱士1858年急就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远离原种的倾向》手稿，说成是他“潜心穷研，积累年岁，乃著有名之‘自然淘汰说’一书，既脱稿，送之达尔文氏，乞正定，并为介绍”，⁹应为当时一种以讹传讹的流行说法。

1933年，吕金录译出华莱士的游记名著《马来群岛》，译名为《马来群岛游记》，1935年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在序言中，译者比较了华莱士与达尔文在人类进化与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也提到他从事不受科学界欢迎的灵学活动的勇气以及涉足政治问题的充沛精力。与前几种译本相比，吕金录对华莱士的生平与学说内容都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掌握，但他对于华莱士思想中灵学与科学以及政治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是没有过多思考。这部著作也不是华莱士在进化论方面的代表作品，而只是一部涉及博物学、生物地理学、种族人类学等方面内容丰富并广为畅销的考察旅行记，华莱士在书中回忆1858年的热带探险经历时甚至并没有提到发现自然选择的事情。

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华莱士已经作为西方科学家

^① [英] 注勒斯：《生物之世界》，“尚志学会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2页。